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邶鄘衛柏舟弟四

柏舟

毛序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箋共伯僖侯之世子○史記衛世家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襄

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葬之釐侯旁

謚曰共伯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司馬貞索隱據序早死之文疑史公別采雜說孔疏遷就其詞謂序言早死者謂早死不

得爲君不必年幼曲爲序解愚案共伯事當以史爲正毛序不合無庸強爲牽附三家詩義與史同列女傳漢孝平王后傳云

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爲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

汙者矣詩曰髡彼兩髦實爲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引詩義以證漢事此魯說共伯被弑共姜不嫁孝平被弑王后不嫁

其事正同故取爲喻漢書地理志庸曰在彼中河與邶曰河水洋洋衛曰河水洋洋並引此河爲衛地之河不容任指一水當

之是女已嫁在衛班用齊詩知齊說不以詩爲共伯早死共姜守義之事魏志陳思王植傳植疏云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曰不蒙施曰慘毒

且以與谷風棄予並稱明詩爲禍亂慘變中道分離之作植用
韓詩者也魯齊韓詩義皆無異說文選潘岳寡婦賦云蹈共姜
夸明誓詠柏舟夸清歌以此詩爲寡婦之詞亦用三家義之明
證矣詩曰中河河側明見所嫁之地曰髡彼兩髦明見所嫁之
人曰母曰天明歸見其家之父母而自誓蓋共伯弑死武公繼
立姜勢難久處衛邦既不如柏舟之寡卒死君祇得爲燕燕
之婦往歸故國不料父母欲奪而嫁之故爲此詩以自誓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疏

傳興也中河河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首句義具上柏

舟白帖六引汎作泛中河河中言此汎然彼柏木所爲之舟曾在彼衛國之河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案

此是興意髡彼兩髦實維我儀注齊韓髡作紩髦作髮亦作髦亦兼賦也

疏傳髡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箋兩髦之人謂其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纏笄總拂髦冠綵纓○釋文髡本又作仇髦說文作髦案足利本作仇與又作本合齊韓髡作紩髦作髮亦作髦者說文髮下云髮至眉也从彫攷聲詩曰紩彼兩髦髮下云或省作髦與釋文合案列女傳作髡髦是魯與毛同作紩髦案者齊韓文注紩冠之垂者正義紩者懸瑱之繩垂於冠兩旁故云冠之垂

者魯語王后親織玄紝韋注紝所以懸瑱當耳者瑱以塞耳故
許云冕冠塞耳者塞上疑脫垂字義互見君子偕老紝垂冠之
兩旁因謂兩髦垂貌爲紝髦黑而紝元故取爲喻以紝爲雜采
如縕者失之优是紝之譌字眾經音義二云髦古文野同野亦
髦之消小雅如蠻如髦箋髦西夷別名正義牧誓作髦髦音
義同傳髦者髦至眉釋名髦冒也冒覆頭頸也內則兒生三月
翦髮爲髦男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注簪所遺髮也夾凶曰角
午達曰羈吳廷華云夾凶曰角兩角也午達曰羈在中也左右
則一角而已愚案夾凶兩角者此詩所謂兩髦新唐書禮樂志
嘉禮之皇子雙童髦猶存遺式午達在中者了分爲五其一在
中交午四達今俗所謂了羈也內則又云子事父母總拂髦旣
夕禮鄭注長大猶爲飾存之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也此詩箋
世子昧爽而朝亦總拂髦鄭以此兩髦之制通於命士以上共
伯又是世子故言之也喪大記小斂主人說髦鄭注士旣殯說
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旣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
日也喪大記孔疏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
說之此詩疏云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說之服闋又著之若
二親並沒則去之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二疏不同若如詩疏
共伯甫葬父而被弑去髦未久如禮疏或共伯父死母存兩髦
說一後須復著故姜追稱彼兩髦之人實我之匹不斥言也釋
詰儀匹也案儀法也則也夫爲妻法大雅云刑于寡妻
刑亦法也夫修於家妻則而象之謂之儀故儀訓匹也

之死矢

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注魯它作他疏

傳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它心

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釋言矢誓也靡無也婦人從一而已無它猶無二也文選寡婦賦注引作靡佗魯它作他者列女傳作他見魯詩文也此如君子于役雞棲于桀爾雅作襍之類它本字佗借字他俗字天者傳謂父也喪服傳父者子之天也左桓十五年傳杜注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此共姜旣嫁以父爲天者陳奂云喪服傳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故從天父之義評父爲天是也先母後父便文合均也只語詞諒與亮同釋文諒本亦作亮御覽四百三十九引作涼涼古通韓諒作亮者大明釋文涼本作諒韓詩作亮是此詩諒韓亦當爲亮矣父母不信誓以明之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注韓特作直云相當

值也疏

傳特匹也○說文側旁也傳特猶匹也韓作直云相當值也者見釋文陳喬樅云呂覽忠廉篇高注特猶直也

荀子勸學篇楊注特猶言直也小胥士特縣新書作大夫直縣特與植通禮少儀不特弔釋文特本作植釋水土特舟釋文同直亦與植同禮郊牲首也者直也注直或爲植是也韓訓直爲相當值也者漢書刑法志不可以直秦之銳士注直亦當也當有敵義相當猶言相匹耳史記封禪書遂因其直北集解引孟康曰直值也又匈奴傳直上谷索隱引姚氏曰古者例以直

爲值
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疏

傳恩邪也○列女傳云邶柏舟之詩君子

是已壹貞正也壹然後貞有它則爲邪矣之死靡它故靡慝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注齊說曰牆茨之言三世不安疏

毛序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

人疾之而不可道也箋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牆茨至不安易林小過之小畜云大稚破穀長舌亂國牆茨之言三世不安三世謂宣惠懿與列女傳所稱衛宣姜亂及三世至戴公而後寧合朋觀日史記衛世家太子伋同母弟二人一曰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至左傳所云昭伯通宣姜生戴公諸人並史記列女傳所不及遷向用魯詩知此詩魯義必不以爲公子頑通君母事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鄭注陰訟爭中毒之事以觸法者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詩云牆有茨不可埽也中毒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賈疏詩者刺衛宣公之詩引之者證經所聽者是中毒之言也唐惟韓詩尚存賈疏蓋引韓說是三家皆以爲刺宣公毛思立異說

故此及鶉之奔奔
皆附會左傳爲詞

牆有茨不可埽也

注齊韓茨作薺疏

傳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
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

也

箋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

蒺藜

○說文茨以茅蓋屋也

釋草茨蒺藜

郭注布地蔓生細葉

子有三角刺人見詩據此今所謂刺蒺藜也

郭引詩蓋據舊注

魯詩文與毛同齊韓茨作薺者說文薺蒺藜也

从草齊聲詩曰

牆有薺蓋齊韓本如此

茨薺古通故禮玉藻鄭注引詩楚楚者

茨作楚薺毛傳郭注不以茨爲蓋屋之茅而訓爲蒺藜與說文

齊注合明薺正字茨借字不可埽謂不可埽去之牆之有茨以

因其家猶人之有禮以固其國今若埽去其茨則不能防禦非

常喻宣恣爲淫亂要娶子妻隳

禮制之大防將無以爲國也

中
穀永疏云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穀之言晉灼曰魯詩以爲夜也據此魯韓義同穀當爲穀之借字廣

中穀永學魯詩所引中穀當作中穀今

牆有茨不可埽也

注韓說曰中穀中夜謂淫僻之言也魯說曰道說也

疏

傳中穀內穀也言之醜於君醜也箋內穀之言謂宮中所再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中穀至言也釋文引韓詩文漢書

文三王傳谷永疏云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穀之言晉灼曰魯詩以爲夜也據此魯韓義同穀當爲穀之借字廣雅釋詁穀昔閭暮夜也王篇山部穀夜也詩曰中穀之言中夜之言也又云穀本亦作穀谷永學魯詩所引中穀當作中穀今

傳作𦵹蓋後人順毛改之廣雅訓𡇻爲夜以𡇻與闇同義是中
𡇻之言猶言中夜闇昧之言故韓說於中夜下申成之曰淫僻
與中𡇻義合蓋垢𡇻古字通也傳中𦵹內𦵹也箋謂宮中所𦵹
成淫昏之語疏云𦵹合淫昏之事皆讀𦵹爲媾析中𦵹爲二義
與釋文本又作中遘者合不同三家而與韓說淫僻之言意不
相遠文三王傳注應劭曰中𦵹材構在堂之中也師古曰𦵹謂
舍之交積材木也望文爲說失之愈遠矣道說也者廣雅釋詁
文不可說卽媒氏注所云不當宣露說

文醜可惡也釋名醜臭也如物臭穢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

疏

傳襄除也○釋言襄除也郭注詩曰不可

襄也魯毛同訓說文襄下云漢令解衣耕

謂之襄耕必芸治其草故凡除草皆謂之襄漢令本古義

中

毒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

之長也

注

韓詳作揚云揚猶道也○疏

傳

詳審也長惡長也○詳作至道也釋文引韓詩文

詳揚聲同義通故得相假揚者講明宣播之意較道義進釋詁
揚續也郭注未詳當卽此詩義郭偶有不照耳連屬稱舉卽是
宣明之義故揚亦訓續也廣雅

釋詁揚說也足證魯韓文同

牆有茨不可束也

疏

傳束而去之○束是總聚之義總聚

中𦵹

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注魯韓說曰讀說也

疏

傳

抽也辱辱君也箋抽猶出也○說文讀誦書也引申其義凡有事而誦言之亦曰讀讀說也者廣雅釋詁文不可讀正訓爲不可說亦魯韓義也辱者爲國辱也君則然矣當爲國諱惡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

疏

毛序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箋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

內司服賈疏云刺宣姜淫亂不稱其服之事

三家無異義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疏

傳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珊瑚節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珈之言加也副旣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節古之制所有未聞○君子謂宣公詩言夫人者乃當與君偕至於老之人娶必以正今公要奪姜氏以爲夫人雖服此小君之盛服而德不足以稱之則如之何刺姜以惡公也首二句明爲夫人則有此盛服也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鄭注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又云鄭司農云副者婦人之首服元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禮明堂位鄭注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

也詩云副笄六珈釋與此同釋名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也亦言副貳也兼用眾物成其飾也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也鄭又云笄卷髮者公羊僖九年傳注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纏以韜髮者也以纏爲之因以爲名也總以束髮者也總而束之也簪旣也以旣連冠於髮也案係冠與繫髮義同總束其髮以纏韜之加冠於上用笄簪連冠髮繫持之鄭云卷髮者明髮得笄則卷而不墜也鄭又云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紩矣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髢案卽采繁之被也先鄭云追冠爲衡維持冠者蓋婦人首飾以髮爲先得笄繫持然後可從而施飾燕居惟纏笄總舉笄可以包纏總也追是冠衡以維持冠明言笄而追衡在內加服次以見君加服編以告桑至副爲極盛之服以從君祭祀六珈又副上之飾耳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旣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案副旣笄而加飾者以珈爲副飾也鄭謂副若步搖故云六珈如步搖上飾持珈飾有六非所知也追師賈疏亦云詩有副笄六珈謂以六物加於副上未知用何物故鄭云然釋名以爲兼用眾物成飾眾物其六珈之謂與續漢輿服志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陳喬樅云劉昭注補敘言車服之本卽立董蔡所立後漢蔡邕傳注言邕作漢記十意車服意第六續志所錄多本其文邕用魯詩此當爲魯說愚案傳云副者后夫人

之首飾編髮爲之說與周禮乖戾辨見采繁又云珈笄飾之最盛者謂以珈飾笄之誤鄭注周禮時以副爲若今步搖與編次爲三物並於禮記注引副笄六珈以明之是用三家義之明證特六珈三家無說故云未聞續漢志雖有六獸之文非必卽古六珈鄭所不悉不應蔡獨明之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注韓說曰委委

佗佗德之美兒魯作禕禕它說曰美也疏

傳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者

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箋象服者謂揄翟闢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韓云德之美兒者釋文委委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德平易也韓詩云德之美兒案陸引毛訓故分析注之而綴韓總義於末韓爲委委佗佗四字作訓非僅以佗爲德美眾經音義三十九引韓詩曰逶迤德之美兒也是其證矣委委佗佗猶羔羊委蛇委蛇也御覽六百九十三事類賦十三引詩佗佗卽作蛇蛇蓋詩字本作佗加虫旁則爲蛇加人旁則爲佗佗變文又爲他呂氏讀詩記引釋文作委委他他餘詳羔羊委委佗佗四字不宜分釋羔羊委蛇韓作逶迤云公正兒彼詩韓作逶迤經音義引此詩韓作逶同惟迤佗有別蓋或作異文彼云公正兒與此德美義合詩殊男女故語意微別毛彼傳云委蛇行可從迹也此傳乃分釋委委爲行可委曲蹤迹佗佗爲德平易失其義矣魯作禕禕它說曰美也者釋訓文是魯文與毛

異禕禕今本作委委釋文云委委諸儒本並作禕舍人曰禕禕者心之美詩云禕禕佗佗又佗佗本或作它它顧舍人引詩釋云禕禕它它如山如河委作禕佗作它並魯詩文舍人心美之訓與韓德美義同孔邢疏引李巡曰皆容之美也孫炎曰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並以容兒言蓋德不可見於容見之內有美德斯外有美容行步有儀舉止自得故曰委委佗佗非謂美麗四字德容兼釋不宜偏舉韓訓德美兒於義最優矣如山凝然而重如河淵然而深皆以狀德容之美言夫人必有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之德容乃於象服是宜也反言以明宣姜之不宜與末句相應象服是宜者箋引尙書子欲觀古人之象以明人君有象服則夫人象服亦當是服之以畫繪爲飾者蓋禕衣也內司服王后之六服有禕衣鄭司農注禕衣畫衣說文禕下云周禮王后之服禕衣謂畫袍是禕衣卽象服矣禕是王后之服而諸侯夫人得服之者蓋嫁攝盛之禮明此詩爲宣姜初至時作矣說文豫飾也飾豫飾也急就篇豫飾刻畫無等雙顏注豫飾盛服飾也刻畫裁製奇巧也象豫古字通作證以內司服鄭注三翟之刻繪采畫則禕衣爲豫服甚明堂位祭統祭義並言夫人副禕是夫人有副卽有禕上言副以該禕此舉禕以包副義互相備宜者稱也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疏

傳

箋子乃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深疾之○子子宣姜釋詁淑善也言今

子與公爲淫亂而有不善之行雖有此小君之盛服則奈之何

詩三章其三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充
傳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也箋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

玼兮玼兮者釋文玼音此引沈云毛及呂忱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段玉裁云陸意不以沈爲然但舊本皆爾故不定爲一字愚案內司服鄭注引詩此章作玼下章作瑳引見釋文云玼音此劉倉我反本亦作瑳與下瑳字同倉我反院校勘記云說文瑳玉色鮮白玼玉色鮮也義亦同然一書之中不當瑳玼錯出毛詩瑳兮下傳箋王肅皆無說明與前章同作玼也此注玼亦作瑳劉音倉我反蓋毛詩前後皆作玼禮注據魯韓詩前後皆作瑳今本合併爲一以前後區別之非也愚案據阮說三家詩二三章俱作瑳但禮注是據齊詩非魯韓也之之爲言變也宋洪邁容齋隨筆云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爲否也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

之義亦訓變惠棟云之適也適則變矣易繫辭曰惟變所適今案之翟之之亦當訓變下之展同之翟之展猶言變服變服親卽更衣也更衣親方朔傳漢書衛禮曾子問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土冠禮乃易服改易與變同義翟者總渝翟闕翟言之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渝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齡禕素沙注鄭司農云渝狄闕狄畫羽飾喪大記曰夫人以屈狄屈音與闕相似元謂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繪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禕衣畫翬者渝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渝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於禮合矣案禮玉藻夫人渝狄注渝讀如搖說文渝翟羽飾衣是渝又作渝釋名王后之六服有禕衣畫翬雉之文於衣也伊雒而南雉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鵠翟畫鵠雉之文於衣江淮而南雉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鵠闕翟翦闕繪爲翟雉形以綴衣也搖又作鵠闕翟取翦闕之義此一說也賈疏云言翟而加闕字明示刻繪爲雉形但闕而不畫五色而已此又一說也傳渝翟闕翟羽飾衣也刻畫皆爲飾鬢髮如雲不屑髢也注三家髢作鬢疏傳鬢黑髮也如雲言美長

也屑絜也箋髢髮也不絜者不用髮爲善○鬢髮者說文从下云稠髮也从彑从人詩曰彑髮如雲鬢下云彑或从彑眞聲郭忠恕汗簡云古毛詩作彑釋文鬢黑髮也服虔注左傳云髮美爲鬢案左昭二十八年傳注並作顚髮稠則長黑而美故字又從黑作顚也追師賈疏如雲言美長也屑用也傳屑絜也不屑髢者已髮美則以他人髮爲不潔而不用說文鬢下云髮也髢下云鬢或作髢釋文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三家髢作髢者追師鄭注引詩髢作鬢用三家文徐鍇繫傳引同玉

之瑱也注三家瑱作瑱也作兮象之揔也疏以摘髮也○三家瑱作瑱也作兮者說文瑱下云以玉充耳也从玉眞聲詩曰玉之瑱兮瑱下云瑱或从耳案玉篇耳部詩云玉之瑱也瑱充耳也顧用韓詩蓋韓本如此說文引也作兮亦三家異文也著正義引孫毓引詩作兮與說文同釋名瑱鎮也懸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或曰充耳充塞其耳亦所以止聽也追師注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紩縣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鬢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賈疏笄旣橫施則橫垂可知若然衡訓爲橫旣垂而又得爲橫者此橫在副旁當耳據人身豎爲從此衡則爲衡其衡下乃以紩懸瑱也引詩者證服翟衣首有玉瑱之義拂者孔疏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拂葛屨云佩其象拂是也說文有搔字無拂字撻下云搔也桂馥謂拂卽撻字愚案象

拂卽弁師之象邸邸拂聲轉義詳淇奥說文籀下云骨擿之可會髮者骨擿卽象拂又云搔揩也揩絜也揩絜聲義互通訓絜束之絜不訓潔淨之潔士喪禮注古文簪皆爲括簪會義同是會髮卽括髮蓋以拂自旁約括其髮故云會也搔訓爲括則搔首卽會髮矣釋名拂拂也所以摘髮也摘者擿之異文

揚且之哲也

疏

傳揚眉上廣

哲白哲○類

廣則容貌開朗而發越故知揚是眉上廣也釋文且七也反徐子餘反下同陸主前讀也孔疏其眉上揚廣且其面之色又白哲是以且音七也反與陸讀義同馬瑞辰云揚且之哲也與玉之瑱也象之拂也句法相類且句中助詞之其也揚且之顏也亦謂揚其顏也是以且音子餘反與徐讀義同馬說是也揚哲分二義本章可通下章不可通從徐讀爲是猶言揚然而廣者其哲白之貌也說文哲人色白也从白析聲蘇輿云哲與下顏並列借狀女貌此虛字實用例也左襄十九年傳澤門之哲實興我役彼之哲目子罕與此之哲目宣姜同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疏

傳尊之如天審諦如

帝箋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見尊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爲淫昏之行○箋讀而爲如與毛同義如而古通足利本兩而字皆作如是古有作如者箋從毛讀疑古毛本作如也駁耗牋祫內司服鄭注言禕揄闕翟皆是祭服引詩其之翟也下云胡然云云而申之曰言其德當神明且謂詩義與禮合駁同蓋當之爲言對也當神明卽對越之義鄭謂服此

翟衣則可以事神明用三家詩與毛異義賈疏云言服翟衣尊之如天帝比之神明又云此翟與彼翟俱事神之衣服依違於詩箋禮注之間失鄭指矣德當神明者言服翟衣事神明必其德足當之非謂姜有其德也然如同訓何如而可以事天何如而可以事帝此刺姜令自思禮哀公問篇孔子云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內司服疏引白虎通云周官祭天后夫人不與哀公問云夫人爲天地社稷主者見夫婦一體而言也案唯一體故可言爲天地社稷主此夫人可言事天之證也月令天子薦鞠衣於先帝后夫人亦服鞠衣以告桑此夫人可言事帝之證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縷絲是紺靽也

注三家紺作𦵹疏傳

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絲之靡者爲縷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縷絲絲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縷絲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禮衣○內司服注鄭司農云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世婦以禮衣禮音聲與展相似後鄭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禮禮之言亹亹誠也下引此詩瑳兮瑳兮其之展也文賈疏禮記作禮詩及正文作展皆是正文鄭必讀從禮者禮字衣旁爲之有衣義爾雅展亹雖同訓爲誠展者言之誠亹者行之誠貴行賤言禮字以亹爲聲有行誠之義故從亹也愚案后妃六服展衣白鞠衣黃祫衣黑闕翟赤揄翟青襍衣元此以天地四